

苗族英雄史诗

XIUD YAX IUS QIM

亚鲁王

(史诗部分)

总策划 冯骥才

主编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执行主编 余未人

(汉文意译部分)



中华书局

**总策划：**冯骥才

**主 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执行主编：**余未人

**搜集整理翻译：**杨正江·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

#### **工作委员会**

**主 任：**冯骥才

**副主任：**罗 杨 徐 圻

**委 员：**卫 雨 刘锡诚 吕 军

向云驹 辛卫华 周必素

周燕屏 黎盛翔

#### **编辑委员会**

吴正彪 吴秋林 余未人 杨培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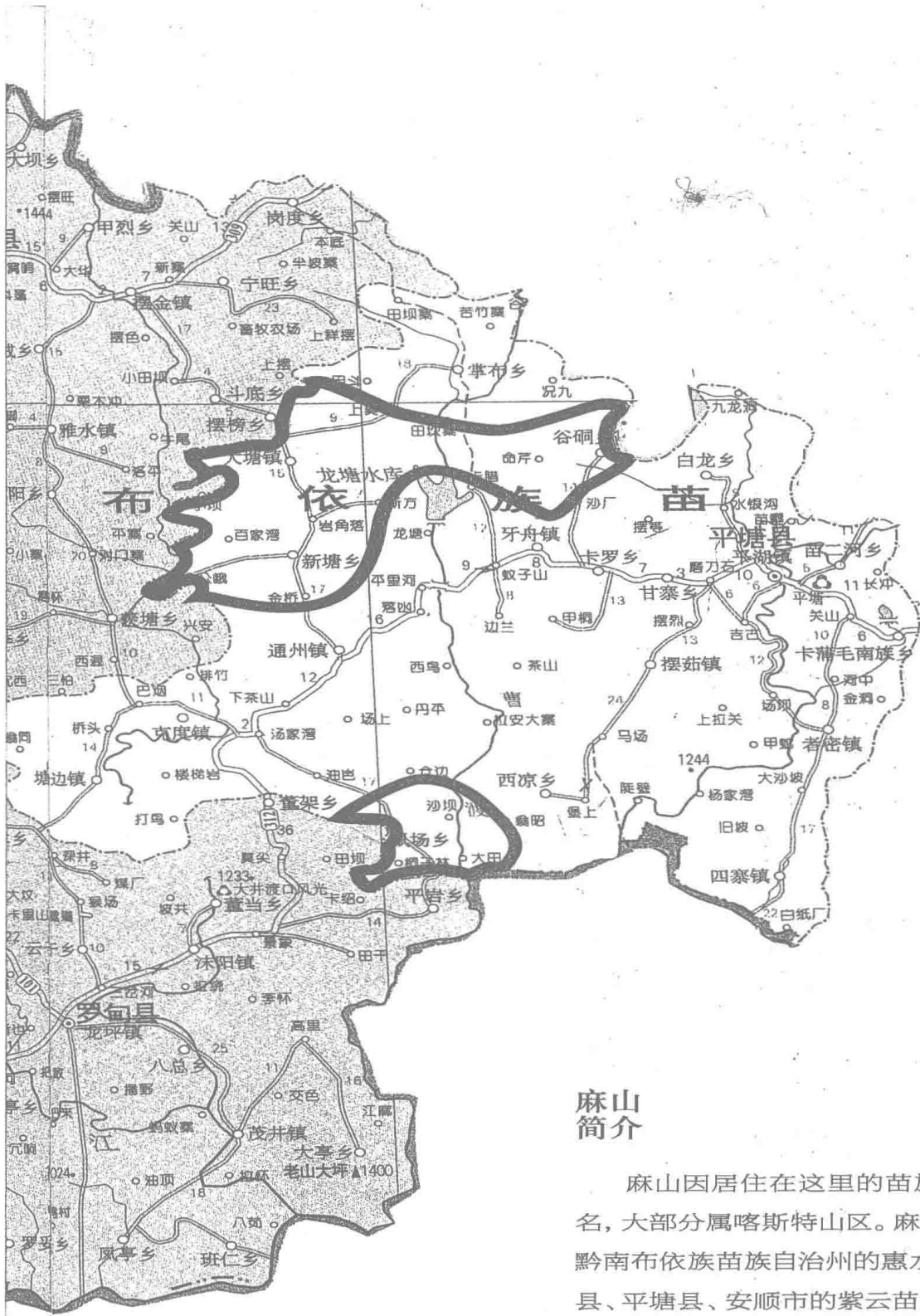
杨正江 南 鸥 唐 娜 麻勇斌

**编辑统筹：**侯仰军 陈胜妍



麻山行政区域

# 麻山行政区域示意图



## 麻山简介

麻山因居住在这里的苗族先民栽种麻而得名，大部分属喀斯特山区。麻山地区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县、长顺县、罗甸县、平塘县、安顺市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谟县等六县交界接壤处。包含的乡镇有：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宗地乡、大营乡、四大寨乡、猴场镇、板当镇、水塘镇，长顺县的敦操乡、交麻乡、代化镇，罗甸县的董王乡、木引乡、纳坪乡、罗暮乡、罗苏乡，望谟县的麻山乡、乐旺镇、桑郎镇，惠水县的打引乡、长安乡、王佑镇，平塘县的大塘镇、新塘乡、鼠场乡、谷洞乡，共24个乡镇。主要有麻山次方言苗族、川黔滇次方言苗族、惠水次方言苗族、平塘次方言苗族，也有极少数的黔东方言苗族和湘西方言苗族居住。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麻山地区现有苗族人口30.32万人。

# 目录

序言	003
发现《亚鲁王》——冯骥才	004
追念苗族英雄亚鲁王——余未人	007
东郎简介	013
亚鲁世族谱系	025
汉文意译部分	027
第一章 远古英雄争霸	029
第二章 重建王国大业	253
苗文部分	293
第一章 Ndongx dwf ywm daeb dwf xiem hram soab rongl	295
第二章 Nzongb xiud soab xiud rongl	663
附录	727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地乡山脚村苗语语音系统暨《亚鲁王》苗文书写符号系统——李云兵	728
后记	751
追逐一个梦想——杨正江	752
尊重《亚鲁王》史诗的口头传统——史诗整理札记——余未人	757

# 目录

序言	003
发现《亚鲁王》——冯骥才	004
追念苗族英雄亚鲁王——余未人	007
东郎简介	013
亚鲁世族谱系	025
汉文译部分	027
第一章 远古英雄争霸	029
第二章 重建王国大业	253
苗文部分	293
第一章 Ndongx dwf ywm daeb dwf xiem hram soab rongl	295
第二章 Nzongb xiud soab xiud rongl	663
附录	727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地乡山脚村苗语语音系统暨《亚鲁王》苗文书写符号系统——李云兵	728
追遂一个梦想——杨正江	752
尊重《亚鲁王》史诗的口头传统——史诗整理札记——余未人	757
后记	751



# 序言



## 发现《亚鲁王》

冯骥才

在多年来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最大的快乐是发现。

前年初夏，身居贵阳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余未人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她那里发现了苗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一时我感到她的声音兴奋得闪闪发光。但我的脑袋里还是响着一个疑问：这可能吗？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动的一轮又一轮民间口头文学的调查中，不断有收获涌现，我们数千年古老的中华大地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法估量，然而自《格萨尔王传》、《伊玛堪》、《江格尔》和《黑暗传》等等搜集整理完成之后，很难想象还有不曾知晓的一个民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会横空出世。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随着传统生活的骤变、农耕聚落的瓦解和现代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强力入侵，无形地依附于口头的文学比任何文化遗产都消失得快，而且像风吹去一般无声无息。怎么还会存在一部体量巨大的史诗？

最初，我和中国民协抢救办对此所知尚不明晰。经那里的学者初步判断，这部史诗的内容为广泛流传苗族生活地区的始祖亚鲁王的创业史。字数至少一万行，至今活态地保存在贵阳西南紫云等六县交界的麻山地区，并伴随有原始的“祭祀”包括“砍马”习俗的仪式。然而传承歌手年岁较大，其中能较完整地唱诵的年长者已九十三岁。尤其这一带使用的“西部苗语”相当艰涩，外界难懂，能在第一线进行搜集和调查工作的只有一位年轻的苗族大学毕业生。

余未人的信息明显有告急和求援的意味。我深信余未人的文化功底与学术判断力，当即与中国民协罗杨、向云驹二位研究决定，由我学院非遗中心立即派出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研究人员、摄影家及向山东电视台求援而来的影视摄像人员，火速奔往贵州余未人那里报到。同时，中国民协决定给予了必要和有利的资助。

在贵州麻山地区前沿的调查紧张、艰难又有效。尽管当今社会仍然没有我们所期盼的文化自觉，但在《亚鲁王》抢救上却幸运地得到各方面必需的支持与合作。

首先是以余未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积极参与，这极为重要。对于一大宗自然存活于田野中的口头文学遗产，首先需要对其性质与价值进行判断；而在收集与整理过程中，又必须具备学术的眼光与能力。余未人他们始终坚守在遗产抢救的前沿，这就保证了《亚鲁王》如此浩繁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下来。

另一关键因素是《亚鲁王》的收集与翻译者杨正江。直至今日，能够通晓西部苗语、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笔录并译成汉文的人，只有这位出色的苗族青年。他最早发现麻山地区的《亚鲁王》，最先认识到它非凡的价值，并一直在田野里千辛万苦、甚至形影相吊地默默工作

着。本地域、本民族文化的先觉与行动者，是最至关重要的。单说苗族，多少古老的村寨由于不知晓其珍贵的服饰遗产的文化价值，而被国内外的淘宝者轻而易举地搬卸一空？可以说没有杨正江和一些当地有识之士的努力，就没有今天出版的汉、苗文本史诗《亚鲁王》。当然，这中间也有余未人在文字上一遍遍地精益求精而付出的心血与辛苦。

再有，便是紫云县政府、贵州省文化厅、省非遗中心与京津文化单位、大学及社科单位纷纷伸出援手。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性的公共遗产。共同爱惜和保护，使其达到永存与共享，乃是我们理想的境界。尽管现有的力量尚十分微薄，但各方共同的努力已使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

经过专家判断，史诗《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的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史诗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他们世代颂扬的英雄。由于崇拜至深而具有神性的亚鲁王，不是高在天上的神偶，而是一位深谋远虑、英勇豪迈、开拓进取、有情有义又狡黠智慧的活生生的人。为此，千百年来才会与代代苗人息息相通，在东郎的吟唱中有血有肉活在他们中间。

史诗开篇宏大，具有创世意味。通篇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节奏张弛分明，远古气息浓烈，历史信息密集。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大量有待破解的文化信号如同由时光隧道飞来的电波繁渺而至。

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

专家认为，正是由于麻山地区地处偏远，外人罕至，语言独特，交流不便，又信息闭塞，直到前几年才有电流连同电视信号通入山寨，故而说亘古以来，麻山苗人几乎在封闭的状况中生活着。更由于他们世居于荒岭僻野之间，在乱石块中有限的土地里种植谷物，生活状况十分原始；精神信仰便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支柱；这位顽强坚忍、从不妥协的亚鲁王的精魂才一直是他们浑身筋骨中的力量。这便是亚鲁王数千年传唱不绝的根本缘故。

苗人的关于亚鲁王之说，广泛流传其聚居地，但在其他地区多为故事、传说和短诗形式，唯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是否其他地区原先也是长诗，因与外界交流得早，渐渐萎缩了？这只是猜测。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麻山地区与外界渐渐相通，这部浩瀚的活态史诗及相关习俗与仪式必定难以避免地迅速走向瓦解甚至消亡之路。我们正处在这时代更迭的转折处，抢救存录便成为首要的工作。无形的、动态的、只在口头流传上依存的遗产变得极不可靠，只有转化为文本才有确定性。这也是本书出版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0819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

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到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与体量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仍使工作力度不尽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看，在数百东郎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难度要点之一。

依我之见，《格萨尔王传》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也有手抄本。而《亚鲁王》为苗族史诗，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各异，或传唱中各自的发挥，致使流传“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一说，本书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直至今天。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呢！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我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因此增添它的分量。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它的发现是当代文化遗产抢救的重大收获，使我们倍受鼓舞与激励。

让我们迎接这一迟到的民族文学的瑰宝吧，并接续把《亚鲁王》未了之事认真做下去。

感谢为这部中国口头文学巨著的诞生付出努力和做出贡献的各位人士。

是为序。

2011.7.18

## 追念苗族英雄亚鲁王

余未人

2009年的春天，贵州麻山地区苗人们世代传唱的英雄史诗《亚鲁王》闪入了文化人的视野。它仿佛横空出世，震撼了民间文学界和苗学界的学者们。大家亢奋、赞叹之余又觉遗憾和惭愧，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竟然一直被推到了21世纪的今天。

麻山位于贵州六个县的交界地带，是“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喀斯特王国。行走在那穷荒肃杀的深山里，我发现还有那么多“东郎”（歌师，苗语音译）在日以继夜地唱诵自己英雄先祖的征战史诗，缪斯竟然如此钟情于斯。我对这支苗人油然而生敬意。一步步走入其间，时而无语凝噎。

苗族是一个在历史上苦难深重的民族。它在五千多年的时光中，经历了五次大迁徙。其中西部方言区的苗人，迁徙的历程尤为艰苦卓绝。然而，在流传至今的古歌中，却鲜有这方面的发现。西部方言区苗族的首领亚鲁王开创了这段迁徙的悲壮历史，后人们将《亚鲁王》这部英雄的迁徙史、战争史世代传唱。史诗所吟诵的，是不屈不挠的西部苗人的命运。

我想勾勒一下《亚鲁王》史诗第一部的粗线条情节：亚鲁在十二岁以前尚未称王之时，他的父王和三位兄长就外出闯荡去了，父子、兄长之间再也无缘相见。亚鲁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建造集市、训练士兵、迎娶妻妾、建立宫室。亚鲁王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得到了世间珍贵的宝物龙心。宝物在手，天意助人，他变得无往而不胜。他又开凿了山里苗人最稀缺的盐井，把集市建得繁荣昌盛。长足的发展引起了他的另外两位兄长赛阳和赛霸的妒意并挑动战争。亚鲁王聪明狡狴，他有各种高人一筹的计谋，但他却不愿参战杀戮自己的兄长。可他所面对的是一场场惨烈的血战。他不得不带领七十名王妃和初生的王子，从富庶的平原一次次地迁徙、逃亡到贫瘠的深山。依照“强者为王”的法则，亚鲁王在无路可走时，用计谋占据了族亲荷布朵的王国，先后派遣了几位王子回征故土，自己却立足荷布朵的疆域重新定都立国。神性的亚鲁王又造太阳造月亮，开拓疆域，命令十二个儿子征拓十二个地方，让十二个地方世代继承着亚鲁王的血脉。

只有身临其境的聆听和人心的品读，才能从那些生动形象的描述中去领悟其中英雄而悲怆的意蕴。史诗中，亚鲁王的飞龙马飞越天际腾空长啸，杀戮中叫声切切，尸体遍布了旷野，血流成河。亚鲁王残酷而英勇的征战让苗人的后代深感自豪。亚鲁王同时也是一位有情有义、人情味浓郁的首领。他携带王妃儿女，在婴儿的啼哭声中上路。

哭奶的啼声撕心裂肺。“可怜我的娃儿，别哭啦，七千追兵紧紧随着哭声而来。歇歇吧，我们煮午饭吃了再走……”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重大转折都是由战争引发；战争残酷地破坏着人类的家园。在每一场流血中，主战、好战、应战、迫战，参战者的情况纷纭复杂。亚鲁王转战沙场戎马一生，但从他的履历中，却很难搜寻到主战、好战的因子。他得到了天赐宝物龙心之后，曾经打算带领族群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天意不由人，亲生兄长赛阳赛霸率领七千士兵，浩浩荡荡地向亚鲁王的领地开进。这时，亚鲁王的态度显得特别弱势：“你们是兄长，你们是哥哥。我是么儿，我是弟弟。你们在自己的疆域已建国立都，我在自己的山寨才建起王室。我不占你们水井，我不砍你们森林。今天你们为何领兵来破我边界，今日你们为啥率将来攻我疆域？”赛阳赛霸则强势得不容置辩：“我们是来要你的宝物，我们要共用你的珍宝。给不给我们都要拿，拿不拿我们都要用。”之后，亚鲁王因拥有宝物龙心而得胜。但兄长赛阳赛霸反复施计，终于夺去了宝物，而亚鲁王的士兵阵亡过半。

失败的英雄亚鲁王只有带领王妃儿女迁徙，刀耕火种，重头做起。但嫉恨这剂毒药又在兄长赛阳赛霸的心里持续发酵，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亚鲁王的头顶。亚鲁王率领族群昼夜迁徙，越过宽广的平地，逃往狭窄陡峭的穷山恶水，可是他们依然无法躲避追杀。亚鲁王用雄鸡来占卜地域，为疆土命名，各种动植物跟随而来。亚鲁王及其族群不希望战争、甚至退避战争，但当族群饱受欺凌、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便一往直前，奋勇杀敌保卫疆土。这也充分体现了苗族的战争观。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一次次地迁徙、征战，从富饶宜居之地，一步步退到了生存环境特别恶劣的麻山地区。

亚鲁王聪明机智，有着过人的狡黠。当他被迫迁徙到族人荷布朵的领地时，他貌似真诚地与荷布朵结拜了兄弟，并以手艺人的身份居留下来，在荷布朵的王国里打铁，可谓能伸能屈。他在这里渐渐“合法”地占有了荷布朵的妻子，并与她生育子嗣。亚鲁王又用一系列的计谋驱赶了荷布朵，兵不血刃地侵占了荷布朵的王国。勇猛、憨厚的荷布朵何尝敌得过足智多谋的亚鲁王啊！而在后辈东郎的唱诵中，这是最为他们津津乐道的一段，听众眉舞，唱者和听者都崇拜英雄亚鲁王的狡黠。

《亚鲁王》史诗中看不到孔孟儒学内“仁”而外“礼”的道德观；这里贯穿的，是严酷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其实，完美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只是历代御用文人的塑造，而民间崇尚的英雄大多是有血有肉、可感可信，能够在常人身上寻找到根脉的。

创世神话体现了苗人文化的精髓。《亚鲁王》把苗人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做了奇妙的融合。在史诗中，亚鲁王在母腹里就具备了神性；而在人世间，他只是一个吃着小米、红稗而艳羨糯米、大米的苗人首领。在唱诵史诗的东郎眼里，亚鲁王的部族就是全人类，亚鲁王

带这支苗人所创造的，就是人类社会。所以，亚鲁王从开天辟地做起，他派儿子去造了12个太阳、12个月亮，又派儿子去射杀了多余的日月，而只留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亚鲁王把草标（苗族民俗：用巴茅草挽成结称为草标，所插之处即表示拥有）插遍了领地，形成了各种民俗。

许多民族的史诗中，都有12个太阳之说，而麻山苗人，却把12个太阳、月亮之说都赋予了亚鲁王。亚鲁王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他代表了苗人的理想、梦想和希望。神性的亚鲁王把各方面的智慧和才干发挥到了极致。亚鲁王的出现，也是苗人由崇拜神灵到崇尚自身的升华。

## 二

《亚鲁王》这样一部英雄史诗为何时至今日才被学界发现？通过近两年来与《亚鲁王》的亲密接触，我有幸首读了其汉译稿，并一探它的奥秘。

《亚鲁王》传承的诸多特点决定了它的生存状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读品也许就不仅局限于文字，如能延伸下去，会更顺利地一步步进入《亚鲁王》的语境。

其一，在麻山苗区，流传于乡间的《亚鲁王》是一部由东郎世代口传的史诗。它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一个字的抄本，它实实在在地以“非物质”的状态存在千年。它不是人人都能学，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唱诵，更不是大众都会的。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有天赋、有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习艺者年轻时要举行虔敬的仪式拜老东郎为师，只能在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这两个月的时段学唱。正式的唱诵只能在葬礼上。习艺者跟着东郎去参加葬礼，聆听东郎唱诵并绞尽脑汁用心记忆。这是漫长的、煎熬毅力的过程，有的需要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才能出师。当习艺者终于学会独立唱诵并得到苗人的认可时，水到渠成，新一代东郎就此脱颖而出。然后就会有丧家前来邀请诵了。

在麻山四大寨为逝者举办的隆重的砍马仪式上，东郎身着藏蓝色家织麻布长衫，头戴草编的“冬蓬”，手执铁质长矛，一派古代武士装扮。东郎要通过唱诵，让逝者沿着亚鲁王作战迁徙的漫漫长路，一站站地返回祖灵所在之地。唱诵是程式化的。因为苗人古代没有文字，史诗必须有程式化的重复吟咏，才能口口相传至今。比如对亚鲁王多次迁徙的时间表述上，史诗总是以程式化的结构和语言描述十二生肖的轮回。在情景的表述上，亚鲁王每到一地，都要把王妃儿女、随扈和各种动植物一一带去。这同样是程式化的结构和语言。这种程式化，让东郎一方面便于记忆，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板块，在唱诵中随时压缩或扩展，并方便运用到史诗的另一个情节里。

在每一场唱诵中，主题构架和程式是不变的，东郎们声称自己是

绝对忠于师傅的传授来唱诵的，这种唱诵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第二章第二节亚鲁王派遣儿子卓玺彦去杀12个太阳中那些多余的太阳。史诗中唱道：“十二个太阳死完了/十二个月亮死尽了/剩下一个太阳来照射……留下一个月亮来数月数”这个数字明显地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东郎们坚持这么唱，说自古以来师傅就是这么唱的。这种情形还有不少。但事实上，东郎是可以有自己的发挥的。有趣的是，东郎本人不承认这个。我发现，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对东郎的唱诵是否“绝对忠于”、“一成不变”的唯一检验者，只能是现场的听众。而听众的构成，主要是懂得但并不会唱诵《亚鲁王》的其他苗人。而不会唱诵《亚鲁王》的苗人们对东郎有某种不自觉的“仰视”，对东郎是十分宽容的。他们只要听到《亚鲁王》主体的架构，就予以认可了。我想，如果唱诵真是如同东郎本人所强调的一成不变，《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就不会困难重重，也不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版本”了。

《亚鲁王》的唱诵与苗语中部方言区许多歌师都会唱诵的《苗族古歌》不一样。中部古歌有不变的“歌骨”和可以自由发挥的“歌花”。歌花展示了唱诵者的创造性和杰出才能。在当地苗族民众看来，只有能够即兴创造歌花、“见子打子”的歌师，才是优秀的歌师。

《亚鲁王》的传承强调“不变”，也与麻山自然生态的恶劣和这支苗族苦难的命运有关。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苗人们崇拜英雄的先祖及其开创的业绩，遵循古规，事事谨慎，古典神貌依然，这样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创造力难以弘扬。东郎们的唱诵庄严肃穆，追求原汁原味，没有歌骨歌花之说，没有那样灵活多变的唱诵规则。这就决定了《亚鲁王》的传承和唱诵是一丝不苟的、不带有娱乐性的，因而也是小众的；而这部英雄史诗对苗人心灵的征服力，却是最强悍的。

其二，封闭的麻山形成了文化的专一性。麻山旧时不通公路，现在乡镇间虽已有公路相连，但村寨之间的道路极差，似有若无。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平日里民众少有交流。这种以山寨、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得每一个寨子都会产生几名本寨、本家族的东郎为寨人做法事、唱诵《亚鲁王》。如若一个寨子的东郎断代了，就得邀请外寨的东郎。这是有损于一寨人家族自尊心的无奈之举。

1971年我曾经在麻山腹地四大寨住过10天，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38年后重返故地，我访谈过的16位苗人都已作古，只有当年的访谈笔记尚存。我黯然发现，交通、电力等一切与“现代化”沾边的东西曾经长期与麻山无缘。在《亚鲁王》传承最兴盛的大地坝村，苗人们第一次用上电灯照明，已经是2007年的年底了。几十年来，这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鲜有变化，我仿佛离去的不是38年而只是38个月。这种因袭的氛围让我无言。但再想想呢，如果这里也像山外一样，公路四通八达，电视入村入户，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样，《亚鲁王》的传承就会渐渐终止，人们与山外亦同亦化，绝对没有如今的局面了。也许这种外人难以想象的封闭，人们对亚鲁王专一的崇尚，正

是《亚鲁王》史诗得以传承的基础。

其三，麻山缺少文化人，会西部苗文的知识分子更是寥若晨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紫云县麻山地区十多万人口中，只有3名本科大学生。其中只有《亚鲁王》的译者杨正江一人会西部苗文。不会苗文就没有记录苗语的工具。因而，在各个村寨传唱的《亚鲁王》史诗，千百年来就只能囿于麻山地区口传而不为外界所知。

其四，《亚鲁王》在广袤的苗族西部方言区均有流传。“版本”特别多姿多彩。麻山地区的《亚鲁王》英雄史诗，是集唱、诵、动作、表演、仪式于一身的。其中每每描述到人物发怒的时候，唱词便是：“亚鲁怒起来满脸通红/亚鲁急起来筋青脉胀/怒起来像那样/急起来像这样”。这里只有寥寥几行程式化的提示语，而更多的内涵要依靠东郎有板有眼的情绪变化来表现，这使得唱诵非常生动。

在麻山之外的好些地方，亚鲁王流传至今的，是一个民间口头传说。比如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织金、息烽、赫章、四川叙永等地皆有故事传说。汉译有称“杨鲁”、“杨六”、“央洛”、“央鲁”、“牙鲁”的。其情节相对简单，还有不少变异。也有的地方传说与短诗并存。那么，究竟那些地方的《亚鲁王》在历史上就是以传说形态存在，还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史诗的唱诵，而今却只能以故事、短诗的方式简略地表述了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应当说，唱诵史诗比讲述故事、吟诵短诗要求更高。故事可以讲述一个梗概，短诗可以吟诵一个片段；史诗却必须相对完整地长段背诵。我感觉到，除麻山之外的其他地区，《亚鲁王》的传承链更加脆弱，濒临消亡。

2011年新春，苗文、汉文对照本的《亚鲁王》史诗第一部10819行完稿了，20万字的田野报告也已出炉。这是紫云这个风光秀丽的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民众与领导，以及所有关心苗族《亚鲁王》史诗的学人，为文化事业做出的令人敬佩的大事。

在《亚鲁王》的发掘整理史上，必须铭记冯骥才先生、刘锡诚先生。他们从2009年《亚鲁王》被外界发现之日至今，对这部英雄史诗深切关注并做了精准的学术指导。还不能忘记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省文化厅、省非遗中心等机构的“雪中送炭”、抢救性的支持。

这是一个综合版本。杨正江他们没能采录到一个或两个东郎的特别完整的唱诵，而是搜集了5个东郎的唱诵，有主有次。当然，没有将其“融合”，而是互为补充。在民间文学这个曾经被冷落了多年的领域，遗憾与我们总是如影随形——采录是在2009年才开始，麻山地区最年长的东郎已经九五高龄，年过古稀的东郎也不在少数。东郎们记忆力衰退，又没有一点儿文字记录作为提示……时至今日，紫云文化人还只做了《亚鲁王》史诗第一部10819行的搜集整理和第二部的部分搜集工作。要做完史诗第三、第四部的工作，单靠紫云一个县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坦率地说，我不无忧心。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啊！如果没有可持续的抢救措施，这部史诗的未完成部分也许会随着东郎们的年迈体衰而湮没于现代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日后永远难觅踪影了。但愿这不是杞忧之言。

在读品《亚鲁王》英雄史诗之余，仿佛有一些晶片漂浮着、凝聚着、撞击着，迸出星星点点的火花，时而让人眼前辉亮。我集而成文，是为引玉也。